

杨家世界杯 壮丽70年 我和我的祖国
有奖征文活动专栏

界上

□向延波

二十六年前，我从师范毕业，被分配到界上教书。界，普通话读“jie”，百度百科中是田的边界、边陲边境的意思，对于这种解释，我很不以为全面。在我们当地的概念中，界只指海拔高的山顶。方言中和“盖”同音，意思也相近。武陵有十万大山，就有十万个界。刘家界、龚家界、梭子界、苏家界……小数循环，数也数不清。除了张家界因为独特的地貌而闻名于世，其他的界都被白森森的石头和低矮的灌木丛覆盖得一文不名。

湘西贫苦落后，而界上，是苦中之苦。

我所任教的地方叫茅花界，顾名思义，界上盛产芭茅草。一到秋天，整个界上被发黄的芭茅草包围，芦絮随风飞扬，衰草满地凄迷，让人莫名其妙。

愁的是水。界上离天近，却没沾天的福份。和所有的界上一样，茅花界缺水，方圆数里的界上，只有两口水塘，没有活水来源，全靠老天施舍。一到夏天，水塘里活跃的全是浅红色呈S形扭动的摆脑壳虫。

我去过其中的一口水塘，因为一次轰动界上的大事件。记得刚上界不久，一个周末，我在正批改作业，突然外面人声喧哗。采育场的一名熟悉的工人一脸惊惶地冲进来，向老师，你快躲一躲，闯大祸了！我问出了什么事，他紧张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只催我快躲起来，不然，要出人命案子。我大惊失色，出门一看，学校对面的山路上全是黑鸦鸦的人群，他们向学校走来，手里拿着锄头和柴刀。我脑子懵了，赶紧问他原因，他讲，学校的两个调皮学生捉泥鳅，把一口水塘弄成泥浆粥了，界上的人迁怒于学校的管教不严，兴师问罪来了。原来是这回事，我松了一口气，便迎上前去。接下来，我被愤怒的唾沫星子溅了个没头没脸，幸好，他们手中的家伙没有落下来。

我第一次随他们来到水塘，顿时惊呆了。没想到平时学校用水的水源地卫生状况会是如此糟糕，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学校的蒸饭总浮着一层土黄色。看着水塘边的稀泥里全是牛马脚印和粪便，终于明白了喝的茶水里为什么总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我还明白了，一向淳朴的茅花界人为什么会因为这件小事突然失去理智兴师动众。水，是他们的命根子。因为对学生的疏于教育，连累半个界上当天做不了晚饭。我一个劲儿地赔礼道歉，承诺严加管教学生，总算平息了那次轰动整个茅花界的大事件。我顺便到附近学生家里家访，没想到界上缺水严重，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界上洗澡是一件很奢侈的事，遇上下雨天，能用的器皿全用上了，不分男女冲进雨里洗个痛快。洗脸洗脚的水用过之后通常是不会往外倒的，要留给牲口喝。

我再也没有去过水塘，备了一对水桶，每天晚饭后去几里外的山腰挑水喝。山路难行，其中的艰难就不消说了。喝水的问题总算解决了，其他的用度，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就了。

愁的还有粮食。界上地薄，大自然只给山顶敷了一层薄薄的土皮，权当是给茅花界一点山的尊严。这样的土地上，盛产两种主粮，一种是包谷，包谷地、包谷糊、包谷粑粑、包谷糖、包谷烧，还有一种是红薯，烧红薯、煮红薯、红苕粑粑、红薯干。我上山的当天晚上，村里热情招待步行几十里山路又累又饿的第一个国家老师，就是几个桐叶包的又冷又硬的包谷粑粑。包谷粑粑是用石磨磨出来的包谷粉做的，刚出锅

相关链接：

本次征文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张家界日报社承办，张家界市杨家界索道有限公司冠名。

征文时间：2019年7月1日至9月10日。

征文内容：以亲历、亲闻、亲见的张家界故事为题材，反映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祖国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的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体现人民群众工作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广大干部群众立足岗位为党的十九大确立的目标任务而追梦筑梦、奋斗圆梦的感人事迹，以小见大、多层次多角度呈现全市广大人民群众与共和国同成长、共命运的生动实践。

征文要求：征文体裁主要为中短篇小说、中短篇报告文学、纪实

平凡人生



那个远去的夏天

□杨丽琴

砰砰

起来了，下田了！

母亲在门外叫了一声，就脚步忙乱地离去。一会儿，听到谷场上，母亲翻晒稻谷的声音。

正是双抢大忙季节，早稻收割了，栽晚稻秧。我迷蒙着睁开眼睛，窗外，骄阳似火，院墙头上丝瓜花绽开着黄灿灿的笑容，我翻了个身，感觉腰酸背痛的，疲惫地又闭上了眼。

这是一个难熬的苦夏，从走出考场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焦虑不安中度过，心里一遍一遍估算着各门功课的分数。全对的题总共能得多少分？错了的题，错到那一步了，会给分吗？给多少分？最让我不能原谅的，有的题感觉并不难，却偏偏做错了。这个决定人生命运的高考，我却如此地粗心大意。如果我再细心一点，如果我再检查一遍，如果

可是，这世上根本没有如果，更没有卖后悔药的。

父亲母亲从来问我考试的事，好像压根儿就没有这档子事。父亲一早去上班，只有晚上，一家人在外面乘凉时，偶尔说一说，干什么事好，是进乡办厂上班，还是学一门手艺？父亲说的这些，我一点兴趣也没有，有时心里还会反感。

一天，父亲去县里参加业务培训，回来时，竟买了一本裁剪书。拿到我面前，叫我有时间看看，挺不错的。不知怎么了，我非常生气，叫了一声，我不学缝纫，就跑回自己房里。

每天，母亲都叫我和她一道下地干农活。七八月间正是农活繁忙之时，豆类除草，摘拾棉花，栽秧割稻。每天天蒙蒙亮，我还在睡梦里就被叫醒，

晚上有时天大黑了才回家。我干农活很糟糕，但母亲从没有责备我。比如，给黄豆苗除草，母亲总是和我在一个墒里，我只锄三分之一，还远远用在母亲后面，有时还会不小心锄去黄豆苗，母亲只是叫我别急，时不时地伸过锄头，三下五除二，我就和她齐平了。哪里来这么多的草，锄也锄不尽。看着田里的草，似乎比我心里的草还要荒。

砰——门开了，母亲站在门口，说了一声

到晚把那趟秧栽完，一转身，去院子里挑簸箕。母亲栽秧也是能手，她边挑秧苗一天栽两趟秧，我专门栽，还手忙脚乱的。每次栽到田中央，看着后面上花花的水面，发狠似地弯下腰，快速地栽上几行，直起腰来，却发现秧苗栽得七扭八拐的，腰也累得直不起来了。好不容易直起来，却又弯不下去。母亲看我发急，就叫我去拔秧苗。

七月，在这种紧紧巴巴的忙碌中过去了。日子迈进八月，我开始不安起来。那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不知是盼时间快一些，还是慢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显得有些惶恐了，心底里却带着些许无法言说的绝望。

八月十六号，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我和母亲在稻田里除草，父亲破天荒地来到田埂上，做出姿势要下田帮忙。母亲连连摆手，让父亲回家烧晚饭。我知道，父亲是去县里开会，没想到回来这么早。我弯下腰，手揪着一簇绿油油的秧苗，脸却偏向父亲，观察父亲的脸色。老师说过，八月中旬，录取通知书会陆续下来，我希望从父亲脸上看到我的希望。但是，非常令我失望，父亲的脸上，在一如往常的平静中似有隐隐的犹豫。我感觉心在往下沉，往下沉。

父亲突然说话了：都别干了，今天早一点回家，我从县里买了卤菜，今晚好好喝两杯。

母亲直起腰，看了看西边的太阳，说：太阳还老高的，就要喝酒，你先回去。

父亲停了一会，想了想，忽而，一脸喜色地说：丫头考上了！本来我想再考验她一下，想想，还是不忍心。

丫头考上了！这句话犹如一味兴奋剂，一扫重压在我心里的阴霾。我一激动，身体一跃，没想到两只脚插在秧田里，一个趔趄，坐秧田里了。我疯狂地站起来，不顾满身泥和水，手舞足蹈着跑向父亲，脚下的泥水唏哩哗啦地乱溅。我的泪水，比汗水还多。

以我平时的成绩，我高考的分数并不理想，但总归是走进了大学校门，脱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多少年来，每每学子们走出考场，望眼欲穿，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个苦夏，那个在父母磨炼下，逐渐成长的苦夏。有时候，我想，如果我没有被录取，我是不是顺理成章地跟着母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还是按照父亲的安排，学习缝纫手艺？

但是不管如何，我都会有我的生活。再想想，当下的学子们，不也一样吗？

高考是条路。就业是条路。无论哪条路，只要努力了，奋斗了，都是路。

给父亲送个小礼物

□王国梁

我从来没给父亲买过礼物，记忆中他也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什么。送礼物这类事都是母亲做的，她给我买过很多东西，有些我至今珍藏着。我总觉得两个男人之间无需用小事表达情感，那样显得有点矫情。其实更多时候，父子之间是忽略情感表达的。

前不久，我看到父亲在用那种老式的刀片刮胡须。他对着镜子，小心翼翼地刮着胡须。我瞥见镜子中的父亲，真的有些老了，连动作都不那么灵活了。忽然，他一不注意，把下巴刮破了，鲜血顿时流了出来。我有些惊慌地问：爸，没事吧？父亲轻松地笑着说：没事，这是常有的事，就蹭破点皮，很快就好了。有时候，我刮完胡子，下巴上横七竖八有好几道血印，把你吓得够呛。我用毛巾一抹，立马没事了！父亲语气诙谐，把这些当笑话讲给我听。可我听了却觉得非常愧疚，我早应该给父亲买个电动剃须刀，又方便又安全，但我却忽略了。

几天后，正好是父亲的生日。我想给父亲买个电动剃须刀，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他。超市里卖电动剃须刀的柜台上，摆满了各种牌子和款式的剃须刀。我买东西一向不挑拣，一般都是随便买一个。但这次是要给父亲买生日礼物，我耐心地问服务员各种牌子的功能特点，并且说要送给父亲当生日礼物。服务员大概被我感动了，觉得我这样一个粗枝大叶的人能如此细致，实在难得可贵。她耐心地为我介绍，并且推荐了几款合适的。最后，我挑到一款满意的，买了下来。

父亲生日那天，我拿出为他准备好的生日礼物，郑重地送给他。父亲先是吃惊地望着我，接着有些不知所措。我赶紧说：爸，你那个老式的刮胡刀早该淘汰了，现在谁还用那样的？试试这电动剃须刀吧，特别方便，还非常安全，好用极了，再也不用担心刮破下巴了！我最后几句话说得像广告词，逗得一家人哈哈大笑，父亲也乐呵呵接过我的礼物。

看得出来，父亲收到我送的剃须刀，很是开心。生日那天，他整天都笑眯眯的。母亲悄悄对我说：你爸今儿可高兴了，还跟我显摆了好几次，



梯田如画 韦森兴 摄

江
南

民间采风



流萤记

□杨泽文

多年后的今天，每当回想起年少时的乡间夏夜，就免不了想起星星点点闪闪发光的流萤。

记得母亲讲过，在我咿呀学语的时候，她背着我走夜路，每当见到流游不定、时近时远的小亮点时，我就高兴不已地叫道：灯——灯——灯——

于是母亲就及时给我纠正说：是——像灯——但不是真正的灯——是——流萤——是一只只萤火虫在黑暗中飞舞寻找小伙伴——在这一母子交流过程中，也许母亲还给我讲过一些有关流萤的动人神话故事，比如说它们是天空打雷时爆出的一朵小火花变的，比如说它们是夜空中落下的一粒小星星变的等等。可惜的是我还不能记忆而记住它们。可等到有记忆时，我只对流萤本身感兴趣，对有关流萤的民间传说已不感兴趣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毕竟我有一位善讲民间故事的母亲啊！

仲夏时节，只要乡间夜幕拉开之时，也就是流萤开心飞舞之始。其最好的表现是纷纷——点亮了各自的——小灯——然后永不停歇地在低空中慢慢地飘游或是匆匆地流动。于是胆大的孩子们常常在户外的暗夜中追赶一个又一个小亮点，并时不时发出开心的欢笑。那欢声笑语最终常常以追捕——点灯虫的孩子们碰跌成一堆而收场。于是回家时才发现全身沾满了泥灰与草屑，上衣或是裤子的某个地方甚至磨破了洞，自然是少不了要挨大人的责骂。但挨骂归挨骂，孩子们追捕流萤的游戏在古老的乡间并

没有因此而停止过。说来也很难让人相信，如果一心一意尾随一个小亮点去追捕一只流萤的话，那永远是徒劳的。这也是乡间孩子们常常捕捉不到一只小小流萤的原因。从另一个角度说，其实乡间孩子们在玩追捕流萤的游戏时并不是想真正地捉拿，而是在此过程中求得一些欢乐罢了。

出于好奇心和想当然，我有一次竟然干起了捕捉流萤的勾当。那是进了乡间学堂认识了一些字之后，我迷上了看小人书，乃至到临睡前都要看上一两本才能安然入睡。而煤油灯点长了是不行的，一是散发的气味难闻，二是父母也不容许浪费煤油。于是想了想，很快找了一个透明玻璃瓶，自做了一个捕虫的网兜，避开了常玩游戏的几个小伙伴，独自在户外的暗夜里捕捉流萤。可想不到辛苦苦苦干了大半夜才捉到了十几只。更想不到的是一旦捕捉到流萤时，它就不再——点灯——了。原本希望它们在玻璃瓶中一起发光而好让我看小人书，可结果却让我大失所望。它们仿佛一同约好捉弄我似地都不再发光。第二天早晨看那玻璃瓶，绝大部分流萤死了，剩下的几只，在拼命挣扎。心疼中，我快速揭开玻璃瓶的纱布封口，放出了那些生有六只短脚、长着鞘翅、胸部呈粉红色、背部为栗棕色的指甲盖大小的幸存者，从此再也不干——捕萤借光——的傻事了。

对于流萤为什么一旦被捕就不再——点灯——的问题，直到上高中时生物老师才给了我解答。原来，流萤的腹部有数千个发光细胞。这些发光细胞里含有两种化学物质：荧光素和荧光酶。当氧气进入细胞时会促成这两种物质发生化学反应而发光。当一个雄性流萤想和一个雌性流萤交配的时候，它的腹部就开始像灯一样闪烁起来，它期待着它的——情侣——有所反应，闪烁起灯一样的灯光。我们一旦捕捉到流萤，受了惊吓的流萤马上关闭氧气进入光细胞的通道，萤火——随即熄灭。

与夜空中遥不可及的星星相比，大地上的流萤显得愈加可近、可亲与可爱。尤其是夏夜独自在乡野走夜路时，只要有几只忽闪忽闪的流萤梦幻般地在前面引路，再寂寞的人也将不再寂寞，再郁闷的人也将不再郁闷。而只要我们不去惊扰周围的流萤，就不难欣赏到它们浮动在黑暗中的醉人美景：那些闪着亮光的流萤，不慌不忙，无忧无愁，自由自在；款式低飞，不断划出转瞬即逝的道道优美银线；仿佛携着爱的明灯，伴着爱的情侣，在乡间夏夜欢乐起舞。

谁家院落非天烛，何处园林不夜光。明代诗人杨慎在《流萤篇》中写下的优美诗句，其隐含指向的乡间人世温情足以让人动容。于是突然领悟：记忆一旦收藏了昨日的光阴，就会孕育今天难忘的乡愁。